

国学经典

「清」李伯元◎著

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是晚清谴责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作品以晚清官场为表现对象，集中描写封建社会崩溃时期旧官场的种种腐败、黑暗和丑恶的情形。这里既有军机大臣、总督巡抚、提督道台，也有知县典史、管带佐杂，他们或赃银卑鄙或昏庸糊涂或腐败堕落，构成一幅清末官僚的百丑图。

国学经典



〔清〕李伯元著

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是晚清谴责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作品以晚清官场为表现对象，集中描写封建社会崩溃时期旧官场的种种腐败、黑暗和丑恶的情形，这里既有军机大臣、总督巡抚、提督道台，也有知县典史、营幕佐杂，他们或贪婪卑鄙或昏庸糊涂或庸碌无能，构成一幅清末官场的百丑图。

ISBN 7-309-02517-7
定价：20.00元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出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场现形记/(清)李伯元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601-6851-7

I. ①官… II. ①李…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7121 号

书 名: 官场现形记
作 者: (清)李伯元
责 任 编 辑: 王世林
责 任 校 对: 王世林
封 面 设 计: 创品牌
出 版 发 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 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8
字 数: 7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1-6851-7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官场现形记》位列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首，成书于20世纪初。小说刚一问世，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作者李宝嘉，字伯元，1867年出生于江苏武进一个书香门弟之家。1896年只身来到上海，先后创办了《游戏报》和《世界繁华报》。他深感于当时官场的黑暗腐败：“羊狠虎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由此创作了《官场现形记》。作者最初计划写120回，可惜天不假年，在前60回结集出版后不久，李宝嘉就溘然辞世，年仅39岁。

《官场现形记》最初连载于《世界繁华报》，署名“南亭亭长”，前后持续两年多时间。其后被汇集成书出版。不知是因为连载的需要，还是作者有意为之，全书没有一个中心人物，也没有贯串始终的情节，而是采用“联缀话柄”的结构方式，由一个人引出下一个人，蝉联而下，俨然是“你方唱罢我登台”，下场的人不再上场，但总有人在台上接着唱下去。这样的写法，使得《官场现形记》能够在70多万字的篇幅内，涉及了当时全国14个省中的11个，刻画了大大小小的官吏100多个，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清末官场贪污腐败的“群丑图”。其场面范围之广，人物之多，贪渎伎俩之全，堪称古今之最。

这部小说，集中地暴露了封建社会崩溃时期统治机构内部的腐朽情况。鲁迅先生说，“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书中出现的那些官僚，昏聩糊涂，卑鄙齷齪，达到极点；他们压迫人民，剥削人民，严酷暴虐，也达到极点，但是，作者并没有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的艺术概括，写作态度上也有迎合时势、哗众取宠的成分。鲁迅先生也指出：“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蕴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特缘时世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聚享大名；而袭用‘现形’名目，描写他事，如商界学界女界者亦接踵也。”

第 一 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	(1)
第 二 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6)
第 三 回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悲镌级蓝呢糊绿轿	(12)
第 四 回	白简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	(18)
第 五 回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	(23)
第 六 回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	(29)
第 七 回	式宴嘉宾中丞演礼	采办机器司马滥交	(36)
第 八 回	谈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项走头无路	(42)
第 九 回	观察公讨银翻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	(49)
第 十 回	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55)
第 十 一 回	穷佐杂夤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轧斗心思	(61)
第 十 二 回	设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68)
第 十 三 回	听申饬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	(75)
第 十 四 回	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	(82)
第 十 五 回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90)
第 十 六 回	瞒贼赃知县吃情	驳保案同寅报怨	(98)
第 十 七 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	(105)
第 十 八 回	颂德政大令挖腰包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113)
第 十 九 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121)
第 二 十 回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129)
第 二 十 一 回	反本透赢当场出丑	弄巧成拙蓦地撒差	(135)
第 二 十 二 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勸孝子	(143)
第 二 十 三 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	(150)
第 二 十 四 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157)
第 二 十 五 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166)



第二十六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173)
第二十七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179)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185)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番菜馆	(194)
第三十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201)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活哨官遭殴打	(210)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219)
第三十三回	查账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227)
第三十四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236)
第三十五回	捐巨资纨绔得高官	吝小费貂珣发妙谏	(244)
第三十六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250)
第三十七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259)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266)
第三十九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273)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诤多才	(279)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账簿	(286)
第四十二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292)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齷齪堂构相承	(298)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305)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313)
第四十六回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322)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330)
第四十八回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335)
第四十九回	焚遗财伤心说命妇	造揭帖密计遣群姬	(344)
第五十回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352)
第五十一回	复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361)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径假子统营头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	(370)
第五十三回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379)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纤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386)
第五十五回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递衔条州判苦求情	(393)
第五十六回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	(402)

第五十七回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	 (413)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	 (420)
第五十九回	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	 (428)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435)

第一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

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个村庄。这庄内住的只有赵、方二姓，并无他族。这庄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二三十户人家。祖上世代务农。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居然请了先生，教他儿子攻书；到他孙子，忽然得中一名黄门秀士。乡里人眼浅，看见中了秀才，竟是非同小可，合庄的人，都把他推戴起来，姓方的便渐渐的不敌了。姓方的瞧着眼热，有几家该钱的，也就不惜工本，公开一个学堂，又到城里请了一位举人老夫子，下乡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

这举人姓王名仁，因为上了年纪，也就绝意进取，到得乡间，尽心教授。不上几年，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有的也会对个对儿；有的也会诌几句诗；内中有一个天分高强的，竟把笔做了“开讲”。把这几个东家喜欢的了不得。到了九月重阳，大家商议着，明年还请这个先生。王仁见馆地蝉联，心中自是欢喜。这个会做开讲的学生，他父亲叫方必开。他家门口，原有两棵合抱大树，分列左右，因此乡下人都叫他为“大树头方家”。这方必开因见儿子有了怎么大的能耐，便说自明年为始，另外送先生四贯铜钱。不在话下。

且说是年正值“大比之年”，那姓赵的便送孙子去赶大考。考罢回家，天天望榜，自不必说。到了重阳过后，有一天早上，大家方在睡梦之中，忽听得一阵马铃声响，大家被他惊醒。开门看处，只见一群人，簇拥着向西而去。仔细一打听，都说赵相公考中了举人了。此时方必开也随了大众在街上看热闹，得了这个信息，连忙一口气跑到赵家门前探望。只见有一群人，头上戴着红缨帽子，正忙着在哪里贴报条呢。方必开自从儿子读了书，西瓜大的字，也跟着学会了好几担搁在肚里。这时候他一心一意都在这报条上，一头看，一头念道：“喜报贵府老爷赵印温，应本科陕西乡试，高中第四十一名举人。报喜人卜连元。”他看了又看，念了又念，正在哪里咂嘴弄舌，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叫了一声“亲家”。方必开吓了一跳，定神一看，不是别人，就是那新中举人赵温的爷爷赵老头儿。

原来这方必开，前头因为赵府上中了秀才，他已有心攀附，忙把自己第三个女孩子，托人做媒，许给赵温的兄弟，所以这赵老头儿赶着他叫亲家。他定睛一看，见是太亲翁，也不及登堂入室，便在大门外头，当街爬下，绷冬绷冬的磕了三个头。赵老头儿还礼不迭，赶忙扶他起来。方必开一面掸着自己衣服上的泥，一面说道：“你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话了？咱从前常说，城里乡绅老爷们的眼力，是再不错的。十年前，城里石牌楼王乡绅下来上坟，是借你这屋里打的尖。王老先生饭后无事，走到书房，可巧一班学生在那里对对儿哩。王老先生一时高兴，便说我也出一个你们对对。刚刚那天下了两点雨，王老先生出的上联就是‘下雨’两个字。我想着：你们这位少年老爷便冲口而出，说是什么‘出太阳’。王老先生点了点头儿，说道：‘“下雨”两个字，“出太阳”三个字，虽然差了点，总算口气还好，将来这孩子倒或者有点出息。’你老想想看，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话吗？”赵老头儿道：“可不是呢。不是你提起，我倒忘记这会子事了。眼前已是九月，大约月底月初，王老先生一定要下来上坟的。亲家

那时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齐叫了来，等王老先生考考他们。将来望你们令郎，也同我这小孙子一样就好了。”方必开听了这话，心中自是欢喜，又说了半天的话，方才告别回家。

那时候已有午牌过后，家里人摆上饭来，叫他吃也不吃；却是自己一个人，背着手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什么“捷报贵府少老爷”，什么“报喜人卜连元”。家里人听了都不明白。还亏了这书房里的王先生，他是曾经发过的人，晓得其中奥妙，听了听，就说：“这是报条上的话，他不住的念这个，却是何故？”低头一想：“明白了，一定是今天赵家孩子中了举，东家见了眼馋，又勾起那痰迷心窍老毛病来了。”忙叫老三：“快把你爸爸搀到屋里来坐，别叫他在风地里吹。”这老三便是会做开讲的那孩子，听了这话，忙把父亲扶了进来，谁知他父



亲跑进书房，就跪在地当中，朝着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个响头。先生忙忙还礼不迭，连忙一手扶起了方必开，一面嘴里说：“东翁，有话好讲，这从哪里说起！”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拿手指指自家的心，又拿手指指他儿子老三，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四分了，就拿手指着老三，问道：“东翁，你是为了他么？”方必开点点头儿。王仁道：“这个容易。”随手拉过一条板凳，让东家坐下。又去拉了三的手，说道：“老三，你知道你爸爸今儿这个样子，是为的谁呀？”老三回：“我不知道。”王仁道：“为的是你。”老三说：“为我什么？”王仁道：“你没有听见说，不是你赵家大哥哥，他今儿中了举人么？”老三道：“他中他的，与我什么相干？”王仁道：“不是这样讲。虽说人家中举，与你无干，到底你爸爸眼睛里总有点火辣辣的。”老三道：“他辣他的，又与我什么相干？”王仁道：“这就是你错了！”老三道：“我错什么？”王仁道：“你父亲就是你一个儿子，既然叫你读了书，自然望你巴结上进，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挣个举人回来。”老三道：“中了举人有什么好处呢？”王仁道：“中举之后，一路上去，中进士，拉翰林，好处多着哩！”老三道：“到底有什么好处？”王仁道：“拉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喝道。阿唷唷，这些好处，不念书，不中举，哪里来呢？”老三孩子虽小，听到“做了官就有钱赚”一名话，口虽不言，心内也有几分活动了，闷了半天不作声。又停了一会子，忽然问道：“师傅，你也是举人，为什么不去中进士做官呢？”

那时候，方必开听了先生教他儿子的一番话，心上一时欢喜，喉咙里的痰也就活动了许多，后来又听见先生说什么做了官就有钱赚，他就哇的一声，一大口的粘痰呕了出来。刚刚吐得一半，忽然又见他儿子回驳先生的几句话，驳的先生顿口无言，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不往外吐了，直钩钩两只眼睛，瞅着先生，看他拿什么话回答学生。只见那王仁楞了好半天，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面色很不好看，忽然把眼睛一瞪，吹了吹胡子，一手提起戒尺，指着老三骂道：“混帐东西！我今儿一番好意，拿好话教导与你，你到教训起我来了！问问你爸爸：请了我来，是叫我管你的呢，还是叫

你管我的？学生都要管起师傅来，这还了得！这个馆不能处了！一定要辞馆，一定要辞馆！”

这方必开是从来没见过先生发过这样大的气，今儿明晓得是他儿子的不是，冲撞了他，惹出来的祸。但是满肚子的气，越发涌了上来，要吐吐不出，要说说不出，急的两手乱抓，嘴唇边吐出些白沫来。老三还在那里叽哩咕噜说：“是个好些儿的，就去中进士做官给我看，不要在我们家里混闲饭吃。”王仁听了这话，更是火上加油，拿着板子赶过来打，老三又哭又跳，闹的越发大了。还是老三的叔叔听见不像样，赶了进来，拍了老三两下；又朝着先生作了几个揖，赔了许多话；把哥子撵了出来才完的事。按下不表。

且说赵老头儿，自从孙子中举，得意非凡，当下就有报房里人，三五成群，住在他家，镇日价大鱼大肉的供给，就是鸦片烟也是赵家的。赵老头儿就把一向来往的乡、姻、世、族谊，开了横单交给报房里人，叫他填写报条，一家家去送。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到城里雇的厨子，说要整猪整羊上供，还要炮手、乐工、礼生。又忙着检日子请喜酒，一应乡、姻、世、族谊，都要请到。还说如今孙子中了孝廉，从此以后，又多几个同年人家走动了。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自家门前两根，坟上两根，祠堂两根。又忙着做好一块匾，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题“孝廉第”三个字。想来想去，城里头没有这位阔亲戚可以求得的，只有坟邻王乡绅，春秋二季下乡扫墓，曾经见过几面。因此渊源，就送去了一分厚礼，央告他写了三个字，连夜叫漆匠做好，挂在门前，好不荣耀。又忙着替孙子做了一套及时应令的棉袍褂，预备开贺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

赵老头儿祖孙三代究竟都是乡下人，见识有限，那里能够照顾这许多，全亏他亲家，把他西宾王孝廉请了过来一同帮忙，才能这般的有条不紊。当下又备了一副大红金帖，上写着：“谨择十月初三日，因小孙秋闱侥幸，敬治薄酒，恭候台光。”下写：“赵大礼率男百寿暨孙温载拜。”外面红封套签条居中写着“王大人”三个字，下面注着“城里石碑楼进士第”八个小字。大家知道，请的就是那王乡绅了。另外又烦王孝廉写一封四六信，无非是仰慕他、记挂他，届期务必求他赏光的一派话。赵老头儿又叫在后面加注一笔，说赶初一先打发孩子赶驴上城，等初二就好骑了下来；这里打扫了两间庄房，好请他多住几天。帖子送去，王乡绅答应说来。赵老头儿不胜之喜。

有事便长，无话便短。看看日子，一天近似一天，赵家一门大小，日夜忙碌，早已弄得筋疲力尽，人仰马翻。到了初三黑早，赵老头儿从炕上爬起，唤醒了老伴并一家人起来，打火烧水洗脸，换衣裳，吃早饭。诸事停当，已有辰牌时分，赶着先到祠堂里上祭。当下都让这中举的赵温走在头里，屁股后头才是他爷爷，他爸爸，他叔子，他兄弟，跟了一大串。走进了祠堂门，有几个本家都迎了出来，只有一个老汉，嘴上挂着两撇胡子，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袋，坐在那里不动。赵温一见，认得他是族长，赶忙走过来叫了一声“大公公”。那老汉点点头儿，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单让他一个坐下，同他讲道：“大相公，恭喜你现在做了皇帝家人了！不知道我们祖先积了些什么阴功，今日都应在你一人身上。听见老一辈子的讲，要中一个举，是很不容易呢！进去考的时候，祖宗三代都跟了进去，站在龙门老等，帮着你抗考篮；不然，那一百多斤的东西，怎么拿得动呢？还说是文昌老爷是阴间里的主考。等到放榜的那一天，文昌老爷穿戴着纱帽白领，坐在上面；底下围着多少判官，在那里写榜。阴间里的是谁，阳间里的榜上也就中谁，那是一点不会错的。到这时候，那些中举的，祖宗三代，又要到阴间里看榜，又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谢恩，总要三四夜不能睡觉哩。大相公，这些祖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真真是容易呢。”

爷儿两个正在屋里讲话，忽然外面一片人声吵闹。问是什么事情，只见赵温的爷

爷满头是汗，正在那里跺着脚骂厨子，说：“他们到如今还不来！这些王八崽子，不吃好草料的！停会儿告诉王乡绅，一定送他们到衙门里去！”嘴里骂着，手里拿着一顶大帽子，借他当扇子扇，摇来摇去，气得眼睛都发了红了。正说着，只见厨子挑了碗盏家伙进来。大家拿他抱怨。厨子回说：“我的爷！从早晨到如今，饿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为的那一项！半个老钱没有瞧见，倒说先把咱往衙门里送。城里的大官大府，翰林、尚书，咱伺候过多少，没瞧过他这囚囊的暴发户，在咱面上混充老爷！开口王乡绅，闭口王乡绅，像他这样的老爷，只怕替王乡绅捡鞋还不要他哩！”一面骂，一面把炒菜的杓子往地下一掼，说：“咱老子不做啦，等他送罢！”这里大家见厨子动了气，不做菜，祠堂祭不成，大家坍台。又亏了赵温的叔叔走过来，左说好话，右说好话，好容易把厨子骗住了，一样一样的做现成了，端了去摆供。当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族长陪祭，大众跟着磕头。虽有赞礼生在旁边吆喝着，无奈他们都是乡下人，不懂得这样的规矩。也有先作揖，后磕头的；也有磕起头来，再作一个揖的。礼生见他们参差不齐，也只好由着他们敷衍了事。一时祭罢祠堂，回到自己屋里，便是一起一起的人来客往，算起来还是穿草鞋的多。送的分子，倒也络绎不绝；顶多的一百铜钱，其余二十、三十也有，再少却亦没有了。

看看日头向西，人报王乡绅下来了。赵老头儿祖孙三代，早已等得心焦。吃喜酒的人，都要等着王乡绅来到方才开席，大家饿了肚皮，亦正等的不耐烦。忽然听说来了，赛如天上掉下来的一般，大家迎了出来。原来这王乡绅坐的是轿车，还没有走到门前，赵温的爸爸抢上一步，把牲口拢住，带至门前。王乡绅下车，爷儿三个连忙打恭作揖，如同捧凤凰似的捧了进来，在上首第一位坐下。

这里请的陪客，只有王孝廉宾东两个。王孝廉同王乡绅叙起来还是本家，王孝廉比王乡绅小一辈，因此他二人以叔侄相称。他东家方必开因为赵老头儿说过，今日有心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老三的才情，所以也戴了红帽子、白顶子，穿着天青外褂，装做斯斯文文的样子，陪在下面；但是脚底下却没有着靴，只穿得一双绿梁的青布鞋罢了。

王乡绅坐定，尚未开谈，先喊了一声“来”！只见一个戴红缨帽子的二爷，答应了一声“者”！王乡绅就说：“我们带来的点小意思，交代了没有？”二爷未及回话，赵老头儿手里早拿着一个小红封套儿，朝着王乡绅说：“又要你老破费了，这是断断不敢当的！”王乡绅哪里肯依。赵老头儿无奈，只得收下，叫孙子过来叩谢王公公。当下吃过一开茶，就叫开席。

王乡绅一席居中；两傍虽有几席，都是穿草鞋，穿短打的一班人，还有些上不得台盘的，都在天井里等着吃。这里送酒安席，一应规矩，赵老头儿全然不懂，一概托了王孝廉替他代作主人。当下，王乡绅居中面南，王孝廉面西，方必开面东，他祖孙两个坐在底下作陪。一时酒罢三巡，菜上五道。王乡绅叔侄两个讲到今年那省主考放的某人，中出来的“闾墨”，一定是清真雅正，出色当行。又讲到今科本县所中的几位新孝廉，一个个都是揣摩功深，未曾出榜之前，早决他们是一定要发达的，果然不出所料，足见文章有价，名下无虚。

两人讲到得意之际，不知不觉的多饮了几杯。原来这王乡绅也是两榜进士出身，做过一任监察御史，后因年老告病回家，就任在本县书院掌教。现在满桌的人，除王孝廉之外，便没有第二个可以谈得来的。赵温虽说新中举，无奈他是少年新进，王乡绅还不将他放在眼里。至于他爷爷及方必开两个，到了此时，都变成“锯了嘴的葫芦”，只有执壶斟酒，举箸让菜，并无可以插得嘴的地方，所以也只好默默无言。

王乡绅饮至半酣，文思泉涌，议论风生，不禁大声向王孝廉说道：“老侄，你估量

着这‘制艺’一道，还有多少年的气运？”王孝廉一听这话，心中不解，一句也答不上来，筷子上夹了一个肉圆，也不往嘴里送，只是睁着两只眼睛，望着王乡绅。王乡绅便把头点了两点，说道：“这事说起来话长。国朝诸大家，是不用说了，单就我们陕西而论，一位路润生先生，他造就的人才也就不少。前头入阁拜相的阎老先生，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们那位贵族，那一个不是从小读着路先生制艺，到后来才有这们大的经济！”一面说，一手指着赵家祖孙，嘴里又说道：“就以区区而论，记得那一年我才十七岁，才学着开笔做文章，从的是史步通史老先生。这位史老先生虽说是个老贡生，下过十三场没有中举；一部《仁在堂文稿》他却是滚瓜烂熟记在肚里。我还记得，我一开手，他叫我读的就是《制艺引全》，是引人入胜的法子。一天只教我读半篇。因我记性不好，先生就把这篇文章裁了下来，用浆子糊在桌上，叫我低着头念，偏偏念死念不熟。为这上头，也不知挨了多少打，罚了多少跪，到如今才挣得这两榜进士。唉！虽然吃了多少苦，也还不算冤枉。”王孝廉接口道：“这才合了俗语说的一句话，叫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别的不讲，单是方才这几句话，不是你老人家一番阅历，也不能说得如此亲切有味。”

王乡绅一听此言，不禁眉飞色舞，拿手向王孝廉身上一拍，说道：“对了，老侄，你能够说出这句话来，你的文章也着实有工夫了。现在我虽不求仕进，你也无意功名，你在乡下授徒，我在城中掌教，一样是替路先生宏宣教育，替我圣朝培养人才。这里头消长盈虚，关系甚重。老侄你自己不要看轻，这个重担，却在我叔侄两人身上，将来维持世运，历劫不磨。赵世兄他目前虽说是新中举，总是我们斯文一脉，将来昌明圣教，继往开来，舍我其谁？当仁不让。小子勉乎哉，小子勉乎哉！”说到这里，不觉闭着眼睛，颠头播脑起来。

赵温听了此言，不禁肃然起敬。他爷爷同方必开，起先尚懂得一二，知道他们讲的无非文章，后来王乡绅满嘴掉文，又做出许多痴像，笑又不敢笑，说又没得说。正在疑惑之际，不提防外头一片声嚷，吵闹起来。仔细一问，原来是王乡绅的二爷，因为他主人送了二分银子的贺礼，赵温的爸爸开销他三个铜钱的脚钱，他在那里嫌少，争着要添。赵温的爸爸说：“你主人止送了二分银子，换起来不到三十个钱，现在我给你三个铜钱，已经是格外的了。”二爷说：“脚钱不添，大远的奔来了，饭总要吃一碗。”赵温的爸爸不给他吃，他一定吵着要吃，自己又跑到厨房抢面吃，厨子不答应，因此争吵起来，一直闹到堂屋里，王乡绅站起来骂：“王八蛋！没有王法的东西！”

当下，还亏了王孝廉出来，做好做歹，自己掏腰摸出两个铜钱给他买烧饼吃，方才无话。坐定之后，王乡绅还在那里生气，嘴里说：“回去一定拿片子送到衙门里，打这王八羔子几百板子，戒戒他二次才好！”究竟赵老头儿是个心慈面软的人，听了这话，连忙替他求情，说：“受了官刑的人，就是死了做了鬼，是一辈子不会超生的，这不毁了他吗。你老那里不阴功积德，回来教训他几句，戒戒他下回罢了。”王乡绅听了不作声。方必开忽然想起赵老头儿的话，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的才情，就起身离座去找老三。叫唤了半天，前前后后，哪里有老三的影子。后来找到厨房里，才见老三伸着油晃晃的两只手，在那里啃骨头。一见他老子来到，就拿油手往簇新的衣服上乱擦乱抹。他老子又恨儿子不长进，又是可惜衣服，急的眼睛里冒火。当下忍着气，不说别的，先拿过一条沾布，替儿子擦手，说要同他前面去见王乡绅。老三是个上不得台盘的人，任凭他老子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他总是不肯去。他老子一时恨不过，狠狠的打了他一下耳刮子，他哇的一声哭了。大家忙过来劝住，他老子见是如此，也只好罢手。

这里王乡绅又吃过几样菜，起身告辞。赵老头儿又托王孝廉替他说：“孙子年纪小，不曾出过门；王府上可有使唤不着的管家，请赏荐一位，好跟着孙子明年上京会

试。”王乡绅也应允了。方才大家送出大门，上车而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话说赵家中举开贺，一连忙了几天，便有本学老师叫门斗传话下来，叫赵温即日赴省，填写亲供。当下爷儿三代，买了酒肉，请门斗饱餐一顿，又给了几百铜钱。门斗去后，赵温便踌躇这亲供如何填法，幸亏请教了老前辈王孝廉，一五一十的都教给他。赵温不胜之喜。他爷爷又向亲家方必开商量，要请王孝廉同到省城去走一遭，随时可以请教。

方必开一来迫于太亲翁之命，二来是他女儿大伯子中举的大事，还有什么不愿意的？随即满口应允。赵老头儿自是感激不尽。取过历本一看，十月十五是个长行百事皆宜的黄道吉日，遂定在这天起身。因为自己牲口不够，又问方亲家借了两匹驴。几天头里，便是几门亲戚前来送礼饯行，赵温一概领受。

闲话少叙。转眼之间，已到十四。他爷爷，他爸爸，忙了一天，到得晚上，这一夜更不曾睡觉，替他弄这样，弄那样，忙了个六神不安。十五大早，赵温起来，洗过脸，吃饱了肚皮。外面的牲口早已伺候好了。少停一刻，方必开同了王孝廉也踱过来。赵温便向他爷爷、爸爸磕头辞行。赵老头儿又朝着王孝廉作了一个揖，托他照料孙子，王孝廉赶忙还礼不迭。等到行完了礼，一同送出大门，骑上牲口，顺着大路，便向城中进发。

原来几天头里，王乡绅有信下来，说赵世兄如若上省填亲供，可便道来城，在舍下盘桓几日。所以赵温同了王孝廉，走了半天，一直进城，投奔石牌楼而来。王孝廉是熟门熟路，管门的一向认得，立时请进，并不阻挡；赵温却是头一遭。幸亏他素来细心，下驴之后，便留心观看。只见：

门前粉白照墙一座，当中写着“鸿禧”两个大字，东西两根旗杆。大门左右，水磨八字砖墙。两扇黑漆大门，铜环擦得雪亮。门外挂着一块“劝募秦晋赈捐分局”的招牌。两面两扇虎头牌，写着“局务重地，闲人免进”八个大字。还有两根半红半黑的棍子挂在牌上。大门之内，便是六扇蓝漆屏门，上面悬着一块红底子金字的匾，写着“进士第”三个字。两边贴着多少新科举人的报条，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算来却都是同年。两边墙上，还挂着几顶红黑帽子，两条皮鞭子。

门上的人因为他是王孝廉同来的人，也就让他进去。转过屏门，便是穿堂，上面也有三间大厅，却无桌椅台凳。两面靠墙，横七竖八摆着几副衔牌；什么“丙子科举人”、“庚辰科进士”、“赐进士出身”、“钦点主政”、“江西道监察御史”。赵温心里明白，这些都是王乡绅自家的官衔。另外还摆着两顶半新不旧的轿子。又转过一重屏门，方是一个大院子，上面五间大厅。其时已是十月，正中挂着大红洋布的板门帘。

前回跟着王乡绅下乡，王孝廉给他两个铜钱买烧饼吃的那个二爷，正在廊檐底下，提着一把溺壶走来；一见他来，连忙站住，亏他不忘前情，迎上来朝着王孝廉打了一个千，问他几时来的，王孝廉回说“才到”。

那二爷瞧瞧赵温，也像认得，却是不理他，一面说话，一面让屋里坐。赵温也跟

了进去。原来居中是三间统厅，两头两个房间，上头也悬着一块匾，是“崇耻堂”三个字，下面落的是汪鸣銮的款。赵温念过“墨卷”，晓得这汪鸣銮就是那做《能自强斋文稿》的柳门先生。他本是一代文宗，不觉肃然起敬。当中悬着一副御笔，写的“龙虎”两字，却是石刻朱拓的。两边一副对联，是阎丹初阎老先生的款。天然几上一个古鼎、一个瓶、一面镜子，居中一张方桌，两旁八张椅子、四个茶几。上面梁上还有几个像神像龕子的东西，红漆描金，甚是好看。赵温不认得是什么东西，悄悄请教老前辈。王孝廉对他说：“这是盛‘诰命轴子’的。”

赵温还不懂得什么叫“诰命”，正想追问，里头王乡绅拖着一双鞋，手里拿着一根旱烟袋，已经出来了。王孝廉连忙上前请了一个安，王乡绅把他一扶。跟手赵温已经爬在地下了，王乡绅忙过来呵下腰去扶他。嘴里虽说还礼，两条腿却没有动。等到赵温起来，他才还了一个揖。分宾坐下。赵温坐的是东面一排第二张椅子，王孝廉坐的是西面第二张椅子，王乡绅就在西面第三张上坐了相陪。王乡绅先开口问赵温的爷爷、爸爸的好。谁知他到了此时，不但他爷爷临走嘱咐他到城之后，见了王乡绅替他问好的话，一句说不上来，连听了王乡绅的话，也不知如何回答。面孔涨得通红，嘴里吱吱了半天，才回了个“好”字。王乡绅见他如此，也就不同他再说别的了，只和王孝廉攀谈几句。

言谈之间，王乡绅提起：“有个舍亲，姓钱号叫伯芳，是内人第二个胞兄，在江南做过一任典史。那年新抚台到任，不上三个月，不知怎样就把他‘挂误’了。却不料他官虽然只做得一任，任上的钱倒着实弄得几文回来。你们一进城，看见那一片新房子，就是他的住宅。做官不论大小，总要像他这样，这官才不算白做。现在他已经托了人，替他谋干了一个‘开复’，一过年，也想到京里走走，看有什么路子，弄封把‘八行’，还是出来做他的典史。”王孝廉道：“既然有路子，为什么不过班做知县，到底是正印。”王乡绅道：“何尝不是如此。我也劝过他几次，无奈我们这位内兄，他却另有一个见解。他说：州、县虽是亲民之官，究竟体制要尊贵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多一个经手，就多一个扣头，一层一层的剥削了去，到得本官就有限了；所以反不及他做典史的，倒可以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老侄，你想他这话，是一点不错的呢。这人做官倒着实有点才干，的确确是位理财好手。”王孝廉道：“俗话说的好，‘千里为官只为财’。”王乡绅道：“正是这话。现在我想明年赵世兄上京会试，倒可叫他跟着我们内兄一路前去，诸事托他招呼招呼，他却是很在行的。”王孝廉道：“这是最好的了，还有什么说得。”当下王孝廉见王乡绅眼睛不睬赵温，瞧他坐在那里没得意思，就把这话告诉他一遍。赵温除了说“好”之外，亦没有别的话可以回答。王孝廉又替他问：“钱老伯府上，应该过去请安？”王乡绅道：“今天他下乡收租去了。我替你们说好，明年再见罢。”当下留他两人晚饭，就在大厅西首一间，住了一夜。次日一早起身，往省城而去。于是，晓行夜宿，在路非止一日，已经到了省城，找着下处，安顿行李。

且说赵温虽然中举，世路上一切应酬，究未谙练。前年小考，以及今年考取遗才，学台大人，虽说见过两面，一直是一个坐着点名，一个提篮接卷，却是没有交谈过。这番中了举人，前来叩见，少不得总要攀谈两句。他平时见了稍些阔点的人，已经坐立不安，语无伦次；何况学台大人，钦差体制，何等威严，未曾见面，已经吓昏的了。亏得王孝廉遇事招呼，随时指教，凡他所想不到的，都替他想到。头一天晚上，教他怎样磕头，怎样回话，赛如春秋二季，“明伦堂”上演礼一般，好容易把他教会。又亏得赵温质地聪明，自己又操演了一夜，顶到天明，居然把一应礼节，牢记在心。少停，王孝廉睡醒，赵温忙即催他起来洗脸。自己换了袍套，手里捏着手本。王孝廉又叫他

封了四吊钱的钱票，送给学台大人做“贽见”，另外带了些钱做一应使费。到了辕门，找到巡捕老爷，赵温朝他作了一个揖，拿手本交给他，求他到大人跟前代回，另外又送了这巡捕一吊钱的“门包”。巡捕嫌少，讲来讲去，又加了二百钱，方才去回。等了一会子，巡捕出来说：“大人今天不见客。”问他亲供填了没有。赵温听说大人不见，如同一块石头落地，把心放下，赶忙到承差屋里，将亲供恭恭敬敬的填好，交代明白。一应使费，俱是王孝廉隔夜替他打点停当，赵温到此不过化上几个喜钱，没有别的噜嗦。当下事毕回寓，整顿行装，两人一直回乡。王孝廉又教给他写殿试策白折子，预备来年会试不题。

正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已过新年，赵温一家门便忙着料理上京会试的事情。一日饭后，人报王乡绅处有人下书。赵温拆开看时，前半篇无非新年吉祥话头，又说“舍亲处，已经说定结伴同行，两得裨益。旧仆贺根，相随多年，人甚可靠，于北道情形，亦颇熟悉，望即录用”云云。赵温知道，便是托王乡绅所荐的那位管家了。只见贺根头上戴一顶红帽子，身穿一件蓝羽缎棉袍，外加青缎马褂，脚下还登着一双粉底乌靴，见了赵温，请了一个安，嘴里说了声“谢少爷赏饭吃”，又说“家主人请少爷的安”。赵温因他如此打扮，乡下从未见过，不觉心中呆了半天，不知拿什么话回答他方好。幸亏贺根知窍，看见少爷说不出话，便求少爷带着到上头，见见老太爷请请安。赵温只得同他进去，先见他爷爷。带见过之后，他爷爷说：“这个人是你王公公荐来的，僧来看佛面，不可轻慢于他。”就留他在书房里住。等到吃饭的时候，他爷爷一定又要从锅里另外盛出一碗饭、两样菜给贺根吃。一应大小事务，都不要他动手。后来还是王孝廉过来看见，就说：“现在这贺二爷既然是府上的管家，不必同他客气。事情都要叫他经手，等他弄熟之后，好跟世兄起身。”赵家听得如此，才渐渐的差他做事。

到了十八这一天，便是择定长行的吉日。一切送行辞行的繁文，不用细述。这日仍请王孝廉伴送到城。此番因与钱典史同行，所以一直径奔他家，安顿了行李，同到王府请安。见面之后，留吃夜饭；台面上只有他郎舅、叔侄三个人说的话，赵温依然插不下嘴。饭罢，临行之时，王乡绅朝他拱拱手，说了声“耳听好音”。又朝他大舅子作了个揖，说：“恕我明天不来送行。到京住在哪里，早早给我知道。”又同王孝廉说了声“我们再会罢”，方才进去。三人一同回到钱家，住了一夜。次日，钱、赵二人一同起身。王孝廉直等送过二人之后，方才下乡。

话分两头。单说钱典史一向是省俭惯的，晓得贺根是他妹丈所荐，他便不带管家，一路呼唤贺根做事。过了两天，不免忘其所以，渐渐的摆出舅老爷款来。背地里不知被贺根咒骂了几顿。幸亏赵温初次为人，毫无理会。况兼这钱典史是势利场中历练过来的，今见赵温是个新贵，前程未可限量；虽然有些事情欺他是乡下人，暗里赚他钱用，然而面子上总是做得十二分要好。又打听得赵温的座师吴翰林新近开了坊，升了右春坊、右赞善。京官的作用不比寻常，他一心便想巴结到这条路上。

有天落了店，吃完了饭，叫贺根替他把铺盖打开，点上烟灯。其时赵温正拿着一本新科闾墨，在外间灯下揣摩。钱典史便说：“堂屋里风大，不如到烟铺上躺着念的好。”赵温果然听话，便捧了文章进来，在烟铺空的一边躺下，嘴里还是念个不了，钱典史却不便阻他，自己呼了几口烟，又吃些水果、干点心之类；又拿起茶壶，就着壶嘴抽上两口，把壶放下，顺手拎过一支紫铜水烟袋，坐在床沿上吃水烟，一个吃个不了。后来，钱典史被他噪聒的实在不耐烦，便借着贺根来出气。先说他偷懒不肯做事，后来又说他今天在路上买馒头，四个钱一个，他硬要五个半钱一个，十二个馒头，便赚了十八个钱，真真是混帐东西！头里贺根听见舅老爷说他偷懒，已经满肚皮不愿意；

后来又说他赚钱，又骂他混帐，他却忍不住了，顿时嘴里叽哩咕噜起来，什么“赚了钱买棺材，装你老爷”，还说什么“混帐东西，是咱大舅子”。钱典史不听则已，听了之时，立刻无名火三丈高，放下水烟袋，提起根烟枪就赶过来打。贺根也不是好缠的，看见他要打，便把脑袋向钱典史怀内一顶，说：“你打你打！不打是咱大舅子！”钱典史见他如此，倒也动手不得，嘴里吆喝：“好个撒野东西！回来写信给你老爷，他荐的好人，连我都不放在眼里！”贺根正待回话，幸亏得店家听见里头闹得不像样，进来好劝歹劝，才把贺根拉开。这里钱典史还在那里气得发抖。

当他二人闹时，赵温想上来劝，但不知怎样劝的好。后来见店家把贺根拉开，他又呆了半天，才说了一声：“天也不早了，钱老伯也好困觉了。”钱典史听了这话，便正言厉颜的对他说：“世兄！用到这样管家，你做主人的总有点主人的威势才好。像你这样好说话，一个管家治不下，让他动不动得罪客人，将来怎样做官管黎民呢？”赵温明晓得这场没趣是钱典史自己找的，无奈他秉性柔弱，一句也对答不上，只好索性让他说，自己呆呆的听着。钱典史又道：“想我从前在江南做官的时候，衙门虽小，上下也有三五个管家，还有书办、差役，都要我一个人去治伏他们，一个不当心，就被他们赚了去，像你一个底下人都治不服，那还了得！”赵温道：“为着他是王公公荐的人，爷爷嘱咐过，要同他客气点，所以有些事情都让他些。”钱典史哈哈冷笑道：“你将来要把他让成功谋反叛逆，才不让他呢！这种东西，叫我一天至少骂他一百顿；还要同他客气！真真奇谈！”赵温道：“既然老伯如此说，我明天管他就是了。”钱典史道：“我并不是要叫你管他，我是告诉你做官的法子。”

赵温心下疑惑道：“这与做官有什么相干？”又不便驳他，只好拉长着耳朵听他讲。钱典史又说道：“‘齐家而后治国，治国而后平天下’，这两句话你们读书人是应该知道的。一个管家治不服，怎么好算得齐家？不能齐家，就不能治国。试问皇上家要你这官做什么用呢？你也可以不必上京会试赶功名了。就如我，从前虽然做过一任典史，倒着实替皇家出点力，不要说衙门里的人都受我节制，就是那些四乡八镇的地保、乡约、图正、董事，那一个敢欺我！”

赵温虽然是乡下人，也晓得典史比知县小；听他说得高兴，有意打趣他，便问他道：“请教老伯：典史的官，比知县大是小？”钱典史欺他是外行，便道：“一般大。他管得到的地方，我都管得到。论起来，这一县之主还要算是我。有起事情来，我同他客气，让他坐在当中，所以都称他‘正堂’。我坐的是下首主位，所以都称我‘右堂’。其实是一样的，不分什么大小。”赵温道：“典史总要比知府小些。”钱典史道：“他在府城里，我在县城里，我管不着他，他亦管不着我。赵世兄，你不要看轻了这典史，比别的官都难做。等到做顺了手，那时候给你状元，你还不要呢。我这句话，并不是瞧不起状元。常常听见人说，翰林院里的人都是清贵之品，将来放了外任，不是主考，就是学政，自然有那些手底下的官儿前来孝敬，自己用不着为难。然而隔着一层，到底不大顺手。何如我们做典史的，既不比做州、县的，每逢出门，定要开锣喝道，叫人家认得他是官。我们便衣就可上街，什么烟馆里，窑子里，赌场上，各处都可去得。认得咱的，这一县之内，都是咱的子民，谁敢不来奉承；不认得的，无事便罢，等到有起事情来，咱亦还他一个铁面无私。不上两年，还有谁不认得咱的？一年之内，我一个生日，我们贱内一个生日，这两个生日是刻板要做的。下来老太爷生日，老太太生日，少爷做亲，姑娘出嫁，一年上总有好几回。”赵温道：“我听见王大哥讲过，老伯还没养世兄，怎么倒做起亲来呢？”钱典史道：“你原来未入仕途，也难怪你不知道。大凡像我们做典史的，全靠着做生日，办喜事，弄两个钱。一桩事情收一回分子，一年有上五六桩事情，就受五六回的分子。一回受上几百吊，通扯起来就有好两千。真真大



处不可小算。不要说我连着儿子、闺女都没有，就是先父、先母，我做官的时候，都已去世多年。不过托名头说在原籍，不在任上，打人家个把式罢了。这些钱都是面子上的，受了也不罪过。还有那不在面子上的，只要事在人为，却是一言难尽。我这番出山，也不想别的好处，只要早些选了出来，到了任，随你什么苦缺，只要有本事，总可以生发的。”说到这里，忽听窗外有人言道：“天不早了，客人也该睡了，明天好赶路。”原来是车夫半夜里起来解手，正打窗下走过，听见里面高谈阔论，所以才说这两句。钱典史听了笑道：“真的我说到高兴头上，把明儿赶路也就忘记了。”当下便催着赵温睡下，自己又吃了几袋水烟，方始安寝。次日依旧赶路不题。

却说他主仆三人，一路晓行夜宿，在河南地面上，又遇着一场大雪，直至二月二十后，方才到京。钱典史另有他那一帮人，天天出外应酬，忙个不了。这里赵温会着几个同年，把一应投文复试的事，都托了一位同年替他带办，免得另外求人，倒也省事不少。不过大帮复试已过，只好等到二十八这一天，同着些后来的在殿廷上复的试，居然取在三等里面，奉旨准他一体会试。赵温便高兴的了不得，写信禀告他爷爷、父亲知道。

这里自从到京，头一桩忙着便是拜老师。赵温请教了同年，把帖子写好，又封了二两银子的贽见，四吊钱的门包。他老师吴赞善，住在顺治门外，赵、钱二位却住在米市胡同，相去还不算远。这天赵温起了一个大早，连累了钱典史也爬起来，忙和着替他弄这样，弄那样，穿袍子，打腰折，都是钱典史亲自动手。又招呼贺根：“帖子拿好，车叫来没有。”一霎时，簇新的轿车停在门前。赵温出外上车，钱典史还送到门口。这里掌鞭的就把鞭子一洒，那牲口就拉着走了。一霎时到了吴赞善门前。赵温下车，举眼观看，只见大门之外，一双裹脚条，四块包脚布，高高贴起，上面写着什么“詹事府示：不准喧哗，如违送究”等话头。原来为时尚早，吴家未曾开得大门。门上一付对联，写着“皇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十个大字。赵温心下揣摩，这一定是老师自己写的。就在门外徘徊了一回，方听得呀的一声，大门开处，走出一位老管家来。赵温手捧名帖，含笑向前，道了来意。那老管家知道是主人去年考中的门生，连忙让在门房里坐，取了手本、贽见，往里就跑。停了一会子，不见出来。赵温心下好生疑惑。

原来这些当穷京官的人，好容易熬到三年放了一趟差，原指望多收几个财主门生，好把旧欠还清，再拖新账。那吴赞善自从二月初头到于今，那些新举人来京会试的，他已见过不少。见了张三，探听李四；见了李四，探听张三。如若是同府同县，自然是一问便知。就是同府隔县，问了不知便罢，只要有点音头，他见了面，总要搜寻这些人的根底。此亦大概皆然，并不是吴赞善一人如此。

目下单说吴赞善，他早把赵温的家私，问在肚里，便知道他是朝邑县一个大大的土财主，又是暴发户，早已打算，他若来时，这一分贽见，至少亦有二三百两。等到家人拿进手本，这时候他正是一梦初醒，卧床未起；听见“赵温”两字，便叫“请到书房里坐，泡盖碗茶”。老家人答应着。幸亏太太仔细，便问：“贽见拿进来没有？”话说间，老家人已把手本连二两头银子，一同交给丫环拿进来了。太太接到手里，掂了一掂，嘴里说了声“只好有二两”。吴赞善不听则已，听了之时，一骨碌忙从床上跳下，大衣也不及穿，抢过来打开一看，果然只有二两银子。心内好像失落掉一件东西似的，面色登时改变起来。歇了一会子，忽然笑道：“不要是他们的门包也拿了进来？那姓赵的很有钱，断不至于只送这一点点。”老家人道：“家人们另外是四吊钱。姓赵的说的明明白白，只有二两银子的贽见。”吴赞善听到这里，便气的不可开交了，嘴里一片声嚷：“退还给他，我不等他这二两银子买米下锅！回头他——，叫他不要来见我！”说